

孟子論衡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五

仁
40
5



門 仁 2
號 40
卷 5



孟子論文卷之五

據朱子集注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萬章上

舜往於田章

層層覆跌格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
 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
 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
 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
 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
 心為不若是怒。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

孟子論文卷之五 五

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

將昏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

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

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

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如窮人無歸則此憂真不可解下段仍祇伸說上段故意多作頓跌以盡其情勢文境絕妙

怨即是慕並非兩念末段再用觀跌單結慕字怨字已不待言文法雖奇變而用意自精渾無一毫滲漏

卷五

奎文堂

○突然而換

形○容○得○確○切○

頭一層以也字連之字悠揚不促下

三層去也字簡渾有力合來看去板中藏活勢妙

總文益跌宕

再就常人觀塾贊其為大孝

此句是上慕字虛裝

在前

○實○落○在○後○妙○

止怨慕二字答問之意已畢至引公明高之言所以解萬章之疑也乃述公明高之言而公明高無一言而仍解以己意其解之也又仍推公明高意以為言而已仍無一字即推公明高之言又仍是體舜之意以為言而公明高亦仍無一字其實舜意中之言仍即為言而公明高亦仍無一字其贊之而已一章三百餘言總是慕之一字行文何異天馬之行空○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三十六字有三層舜之心一層公明高體舜之心一層孟子體公明高體舜之心又一層乃一氣而三層俱到妙文也○帝使一段是說舜之實事天下之士悅之一段又孟子推述舜之心然而其實只是一意不過反覆其詞以咏歎耳如窮人無所歸亦說不得不是心天下之士悅妻帝之二女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亦說不得不是實事也○帝使以下言舜之怨慕不獨往田時然也即身躋顯榮而父母不順猶是號泣之初心而因以大孝贊之○首說怨慕中間說憂末段說慕慕者憂之根也○首說之根也惟慕故憂惟憂故怨到底只成得一箇慕字○人悅之節俱從上節反覆作五段翻跌妙在下

段段將人之所欲形容之。舜之所憂人少節又妙在將人之遷其慕形容之。弗遷其慕兩節五個人字俱是將賓形主之法。結出終身慕父母。繳足一篇主意文之用。復用疊歐陽公得此三昧。怨慕即赤子之真心。號泣於不得己是也。怨字只是憂惱苦悶。見一念思慕切處。認作怨親固不可認作自然。亦未可親子同體一氣。其怨也。忽似怨親。忽似自然。而實未嘗分別自他。試看孺子受父母呵責而號泣者。但見一念哀痛。思慕於不得已。情蓋在於斯。須善體得之。○說文心部無怒字。有語祭義亦載此語。勞作懼。○說文心部無怒字。有恣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云云。按忽忘於心。即是無愁與趙氏義合。知古本孟子作恣。今作怒。為俗字。○為不若是。怒是用倒裝文法。與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同則此為不如是。怒亦指下文我竭力耕田以下。此何哉。當解為何與哉之意。言我共子職則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與哉。曰而已矣。曰何哉。的是。怒然無怨口氣。○堯之九男無事。故不見於經傳。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呂氏春秋去私篇云。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而授舜。高誘注。孟子云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為曹子。不在數中。○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胥率也。胥天下猶言舉天下也。○人少人字小頓。○知好色之好。當與上文同讀。如字。知字內含喜好意。○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為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哲言則謂之美。同取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怨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為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為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驥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為作姿容貌。說文祇據魯頌。曲禮訓為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此說文之略耳。○不得於君。謂不為君所悅。得字屬君。與前篇不得於上不悅於親語氣正同。○既言大孝終身慕父母。又曰五十而慕者何也。人生七十八十皆為中壽。人子五十而慕則終身統此矣。五十者老者之稱。故孟子又曰五十非帛不煖。然則以五十為終身之辭亦何疑。

詩云娶妻章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

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

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

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

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

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

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

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

對後昔者一段看是
何等參差變化

此段奇與古雋墳典
之文

舜在牀琴一句描寫
大聖之度量

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

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

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

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

奚偽焉。

上段告則不得娶下
儘力發揮此段却以
象憂八字縮住其實
義下從賓位中透出
奇變至極
論舜之誠信而喜止
一言即足乃引子產
之事以明之遂覺十
分蘊渌得有色
重讀愛兄句則誠信
字自輕輕出現用筆
絕妙

此論舜處人倫之變也。分兩截事。隨問隨答。而序

次中自有機法。上論舜之娶妻。一截中又分兩

截。一論舜。一論帝。下論舜之待弟。一截中亦分兩

截。則即一事而淺深串下。文法不同。一篇中四

難四解看他四段中每段結處俱是隨其所問而
 答之無非妙義歐陽爭臣論實本乎此○此兩扇
 文法耳不告而娶所以全倫喜而無偽所以愛弟
 前後俱作兩問兩答前一問答由正面而對面後
 一問答則智盡而仁至窮追到底而兩對中長短
 詳畧錯落參差各適其宜掃盡板拙之迹尤見化
 裁妙用

信是信疑之信信斯言謂不疑斯語○對本作慙
 慙惡也猶言不是露不慈絕後嗣都是為父母不
 是耳○不告而娶其咎在子告而不得娶其咎在
 父舜知告則不得娶故不告而娶寧以己受不孝
 之罪而不忍使親成不是之名委曲成全既未嘗
 廢大倫又未嘗對父母此所謂仁至而義盡也○
 使舜入井出二句出者非舜出也乃出井中之土也
 蓋舜入井之後自井中出土瞽瞍與象在井上繩
 而取之待其出多之後即以所出之土揜舜於井
 故曰從而揜之也然則舜何以得免史記載之甚
 詳但此文於完廩也不及舜從匿空中出去之事蓋萬章
 事於後井也不及舜從匿空中出去之事蓋萬章

所引古傳記之文故其詞簡史記則增益其文以
 明之故其詞詳爾○爾雅釋言蓋割裂也害曷蓋
 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為正字則
 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
 鰥寡無害也謨蓋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蓋亦當訓
 為害也若專以謨蓋為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
 績咸字無所著矣○牛羊殺則借食倉廩亦所同
 故卑之父母也貪冒口吻如生○趙注砥彫弓也
 集注治之然音義曰砥都禮切丁音彫義與淳同
 若依趙注則但從丁公著音彫足矣乃必先出都
 禮切一音者蓋孫宣公之意不以趙注為然也玉
 篇弓部鞞丁么丁昆二切天子弓也砥同上畫弓
 也又丁禮切舜弓名是砥有丁么丁昆丁禮三音
 音丁么丁昆者皆天子之弓詩行葦篇敦弓既堅
 毛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然則丁么切者從
 趙注讀如彫也丁昆切者從毛傳讀如敦也至丁
 禮切則為舜弓名別是一義孫蓋從舜弓之義故
 音都禮切都禮即丁禮也然則砥是別一弓之名
 舜所常用亦如五絃之琴為舜自作者耳講家相
 承讀都禮切而仍從趙注以為彫弓兩失之矣○

呂氏春秋振亂篇云欲民之治也高誘注治整也
 使二嫂整理安息之處猶云侍寢也○方言鬱悠
 思也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鬱猶鬱鬱也悠猶
 悠悠也楚辭九辨云馮鬱鬱其何極鄭風子衿篇
 云悠悠我思合言之則曰鬱悠方言注云鬱悠猶
 鬱陶也凡經傳言鬱陶者皆當讀如皋陶之陶鬱
 陶鬱悠古同聲舊讀陶如陶冶之陶失之矣○鬱
 陶思君者不過小人飾辭文過常態而其天良自
 不能掩自中出而達於面目故忸怩也○于子治
 于字做爲字看○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
 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
 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己宜亦有所不敢矣
 蘇氏以爲舜側微既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
 此而猶欲害之哉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
 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朱子謂事有無
 不可知孟子但以天理人情爲斷是數說者皆未
 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
 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
 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
 之不陷於刑戮耳且世誣舜以瞽瞍朝己孟子則

辨其必無於伊尹之割烹要湯孔子之主癰疽瘡
 環百里奚之自鬻養牲皆力辨其非豈於此章獨
 任其傳聞之訛但發明聖人之心而不辨其事有
 無哉蓋古之天子皆一國之君其德足以治天下
 則天下奉之爲天子堯由唐侯爲天子其初固一
 國之君也而舜父瞽瞍亦虞國之君故昭八年左
 傳云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四岳師
 錫稱爲虞舜二女釐降亦曰嬪虞可知虞乃舜上
 世有國之名而非舜既有天下始以虞爲號也瞽
 瞍愛象而欲傳以爵土又難於舜爲冢子故常欲
 殺之舜順適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欲求常在側
 如史記所云於是瞽瞍殺之之意亦已寢息所謂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者此之謂也無如象奪
 嫡之意甚迫或與其母日讒毀之瞽瞍聽其言不
 爲之娶逐舜於外如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奚
 齊而出三公子舜雖愛念父母若常在側則恐觸
 父之怒而啓其殺心致貽不慈之愆乃從父命別
 居時往省其父母其耕歷山而于田號泣爲不能
 事父母也此未受堯養時事帝使九男二女百官
 牛羊倉廩事之將昏天下而遷尚在此後孟子推

原舜心以爲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故類叙於竭力耕田共爲子職之時舜既見逐備歷耕稼陶魚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爲邑三年成都都人奉以爲君故曰都君猶泰伯逃之荆蠻歸之者千餘家而泰伯遂君於吳也舜卽不爲堯所用亦必能自立一國如泰伯而讓虞與象矣譬象意在殺適立庶舜究安然無恙且爲都君而譬象亦不加害豈非化於舜而烝豕豕游飯糗茹草所以避象與泰伯之斷髮文身以讓季歷無異舜既爲都君其孝聞於帝廷堯釐降二女於媯汭以觀其內使九男事之以觀外媯汭者舜所居之都不在瞽瞍之城市故曰畝畝之中瞽既逐舜不患爵土不爲象有矣舜之娶帝之妻脫令告之瞽恐其生子有後復與象爭或置深室使不得娶若以君道臨之而誅瞽舜且不能爲人何以妻二女凡娶與妻之不告所以全舜也瞽象見舜爲堯所養慮不能遂其傳國於象之謀於是殺舜之念復生史記謂尚復欲殺之是已井廩賤役一夫可任然瞽與象設計殺之由所居召歸屏

其從人使之自爲倘能殺舜則分其所有圖目前之利忘日後之害頑與傲者固當如是耳焚廩拊井乃既受堯養未爲堯舉時事孟子固曰養於畝畝後舉而加諸上位也舜既出井潛至其室象往見其鼓琴有鬱陶思君之語舜誠信而善之以爲象已改行易慮使治臣妾以試其才至封之有庫而不使得有爲於其國蓋見所治無效且欲常常見之故使吏代之治也自焚廩拊井舜亦爲堯所用日見親任馴至禪位譬象益爲舜所化且利其富貴當必變忮害爲親愛迨尊養兼備象亦受封譬於是亦允而底豫矣不格姦與亦允時分先後情有淺深國君之子見棄於親未有家室越在草莽而卒爲天子故曰匹夫而有天下惟瞽瞍爲有國之君故欲殺舜以立象如晉獻公之殺三公子以立奚齊或謂親之於子既惡之則無道殺之可也又何廩井完浚之迂不知是時舜已見禮於堯故瞽瞍欲使之或死於焚或死於擗泯其殺之迹而以不幸而死白於堯庶逃於罪以分其所有當時情事蓋如此○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天子校獵顏師古注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爲闌校

遮止禽獸而獵取之。哀公四年公羊傳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地官煤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是柴即棧。亦校即棧也。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於亡國之社。則為柴其下。用於車上。為車箱。則為棧。車亦為柴。車用以畜馬。則為馬棧。亦即為校。為閑。用以畜魚。則為積柴。為校。即亦為校。但其編木為棧。以養馬。因而主馬者稱校人。編木為溇。以養魚。因而主魚者稱校人。此校人所以為主池沼小吏也。○說文口部云。圍。圍。所以拘聖人。圜。圍。即圍也。下洋洋為舒。緩。搖尾。此時尚未改幽。閉囚禁之狀。故為圍。圍。○禮記樂記篇。樂行而民鄉方。經解篇。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鄭注。泣曰。方猶道也。然則可欺以其方。即是可欺以其道。下云。難固以非其道。非其道。即是非其方。方與道一也。變文以成辭耳。○彼以愛兄之道來。二句。象雖非愛兄之弟。弟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非以象來。乃以弟來也。弟之情方來。兄之情即往。故誠信而喜之。天下無真人情。而有真天理。此須看。

象日以殺舜章

三問三答。首段答內。開下二段格。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泛言○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虛承○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反掉尤醒○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

其迹似放，而其實比尋常封者更重，妙妙。

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
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
謂也。

封之也。一句是主意。而隨接或曰放焉句。是拖一
筆法。有封之句。一斷。便開下第二段。問答張本。有
或曰放句。便開下第三段。問答張本。則下二段。問
答。俱於首段兩句中伏脉。以下萬章疑舜之封象
為有碍於仁。孟子言舜之封象。正是仁。萬章又疑
或曰放之之說。孟子明其謂放之故。見舜之放正
善全其仁。通篇總完得首節封之二句意。乃知文
章謀篇之法。全要在立案處作勢。若無或曰放焉
句。拖筆則未段問答。便無處生出矣。○孟子止答
其封弟之問。而有庠之人奚罪句。至後始附。便答
之。此隱彼現。玲瓏。○象不得有為於其國。三
句。正答或曰放者。一問。乃因不得有為。忽然答還
他前問。有庠奚罪句。文勢已極跳脫矣。乃又忽然
從不得有為。更想到源源而來。常常而見。情生文

文。又生情。心地靈通。詞旨矯變。真如生龍活虎。不
可捉摸也。○雖然一轉。將上文親愛之義。復又寫
得十分飽滿。具足。又引古書來為證。大
有庠。丁解牛。躊躇四顧。善刀而藏之樂。
放者亦因其事而稱焉。非誤也。下文明了。注不達
○放猶逐也。放逐而安置于某處。從此而言。曰放。
就彼而言。曰置。不可相混。○流。因水而言。放。因陸
而言。不必有輕重。竄。塞也。竄。三苗之竄。本皆作竄。
竄。三苗于三危。與曰流。曰放。曰極。一例。謂放之令
自匿。故孟子作殺三苗。即左傳繫蔡侯之繫。繫為
正字。竄殺為同音假借。殛。殛為極之假借。左傳云。
流四凶族。投諸四裔是也。○誅。不仁也。是釋書之
辭。○有庠。相傳。今湖南零陵縣地。殊不然。孟子言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乃兄居蒲坂。弟居零
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比歲
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
必日奔走于道路。親愛弟者。豈如是乎。蓋有庠之
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仁人固如是乎。
三句。是倒裝法。如是二字。正指下在他人則誅之
在弟則封之二句。○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言怒可

怒而不敢藏怨可怒而不敢宿其怒其怨畢竟亦出於親愛念頭無復可藏宿也講者或謂無怨無怒謬矣○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方物之獻謂之貢述職之典謂之政以猶與言不及貢與政而亟見有庠也

咸丘蒙章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先直截一旬然後發明孟文多如此

將堯典孔子言聯成一片串說解得分明警策

先解詩意委曲盡致然後歸入本位又不實接忽從半空中攤

密八音邪說引孔子孟子即以孔子言闢之有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

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

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句○生○龍○活○虎○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

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

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出奇勢乃陡然接續
贊其為孝而引詩收
住悠徐不迫未復借
書帶解前文反煞有
勢昔蘇子謂讀佳文
以手捫之如有窪隆
於斯可見

○書○須○顧○毋○
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
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
而子也。

前章萬章止以放象為問。孟子答以封之。又接或
曰。放焉。句。此是拖一筆。以開末段問答之法。此篇
咸丘蒙雙舉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臣堯。臣
瞽為問。而孟子止辨舜無臣。堯一事。遺却臣瞽一
邊。此是缺一筆。以開下段問答之法。○臣君臣父
分上下兩截。上截開口一句。即解明。下則引書之
言別事。以為此之證。下截先存其引詩之謬。繼論
為天子者。并無臣父之理。末又引書以答還前問
文法各別。○凡辨論文字。醒快第一。引堯典孔子
之論。合併以明。借雲漢之詩。比類以証。故折斷處
不俟煩言。醒快異常。而皆用反勢以煞。又復氣勢
不盡。姿態橫逸。妙哉。○而舜既為天子矣。即承前
舜既為天子。句。轉下。○孝子之至。凌空起筆。此高
一層。寫法為天子父。以天下養。則不以瞽瞍為臣

可知。○再引書與前引堯典作章法縮結。而舜見
瞽瞍。夔夔齊栗。正與舜見瞽瞍。其容有變相應。圓
滿周匝。○前半有確証。用直筆。後半無確証。
用曲筆。妙在用曲筆處。倍極詳明。倍極爽暢。
君不得而臣。二句。咸丘蒙之意。只以位言耳。○齊東
野人之語。猶言野史之說。委巷之談。不必指實。齊
東云者。齊固東國。其東鄙近夷。故也。或以東野為
地名。非是。○放勳。堯號。徂者往也。言人命盡而往。
戴記。羽鳥曰落。蓋古者人死亦曰落耳。不特羽鳥
是知徂落。死之名也。注以魂魄升降言。不可從。○
禮。庶人為國君服。齊衰三月。鄭氏曰。天子畿內之
民。服天子亦然。周禮如此。唐虞質樸之制。愈可知
矣。但言畿內。則五服之民。不服天子矣。王者公天
下。而私其故封之國。蓋以國其所世守。雖失天下。
不亡其國。故畿內之民。親於九服。而恩禮有加焉。
禮必度其可行。而與情相稱。九州編昨於天子。疏
遠闊絕。而為天子服。喪情既不稱。而勢亦不可行。
矣。百姓者。百官也。百姓如喪考妣。諸侯及卿大夫
服斬衰也。三年二字。句。管攝上下。如喪三年。過密

亦三年也。三年之間，四海之內，冠昏祭雖通，而不作樂，下及乎侯國之大夫士，皆然。士無故不撤琴瑟，於斯撤矣。侯國唯君服斬衰，大夫士則否。但撤樂耳。故下云：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明侯國臣民之不與也。○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詞例與虞書光天之下同。○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矣。投壺，其賢於其若干純，賢多也。賢勞者言勞苦太多也。○以意逆志，意非意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若憑己意去忖度前人，畢竟扞格不相入。朱子所謂將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也。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或於言之內探討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默相迎處。○子遺詩集傳，子無右臂，貌言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孝子之至，謂孝之至也。子字輕帶說。○引下武之詩重一則字，見舜之孝，足為天下後世之法，勿將武王纏說，思字是語助詞，如不可泳思，不可方思之類。○載只是職事，注云敬事，替賍似讀載為奉事之事，其實意解，注敬事與正文祇載稍別。○古

也邪二字通用。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所謂也邪無別是也，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是字逗，猶曰舜敬事見嚴父，若是尚為父不得而子邪。正所以解咸丘蒙之疑也。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為邪。孟子七篇亦有此，告子篇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棬也，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也字並當作邪。

堯以天下與舜章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

篇內五層問答，一步留得一步，正一層逼進一層，由虛而實，因偏及全，先分後合，隨方布陣，按路結營，始則從天帶出民，終則由民看出天意，天人合一，而天子不能私與之意，乃愈明矣。

天人並與上面既經說盡此又轉看一層將天意都從人心中央出蓋天虛而人實虛者實之則確有把握未引太誓天之視聽在民氏不歸即天

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

不與理極精確亦極正大

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作文有虛留暫歇之法一層留一層不肯說盡方能一層進一層無不盡說此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由卑邇漸次高遠而要不可遽為高遠此養局蓄勢之妙也篇內五層問答本可一氣道盡而必逐次漸引或從天帶出民來或從民看到天去或天民並舉前提後應隨疏隨結極花團錦簇之奇而寓從容和緩之妙○用三故曰呼應鎖束作章法者仍自民看出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未引書理極正大可謂奇而法矣○舜之相堯有二十八載之久此蓋天欲與之而使之固結民心也試觀堯崩之後而天下歸之若非天使之固結於也○此其誰不知問得大奇乃知自古相傳熟

事其中皆有至理存焉。昧者忽而不察，故有子曾子之事，而又亂臣賊子接迹矣。

說文言部云：諄，告曉之熟也。○以行與事示之行，與事對行屬舜。下文主祭主事，所謂行也。百神享

之，百姓安之，所謂事也。行重感邊，事重應邊。言天以感應之迹示之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

○訟獄二字連用一意。詩：速我獄，速我訟，無別義。○謳歌舜言咏歌舜之德也。左傳：若吾子之德，無

可歌也。蓋使睦者歌吾子哉。○而居堯之宮而字與下文而主癰疽與寺人瘠環之而字同，是轉語

詞帶如意。○天視自我民視，二句自與自我致冠之自同。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一例。二視字，二聽字，

皆係天言之，注似錯認。

人有言章 賔主伴說到底格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

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

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

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

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

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

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

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

補出堯一層則後面丹朱不肖及相堯句俱有來歷埋伏既巧文法亦省妙妙

以下以客陪主文勢愈鬆愈緊愈轉愈靈

猶益句巧便爽捷若實叙便呆拙

孟子論文卷五

天下者德必如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

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

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

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此章亦以天字為主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二句一提下叙與賢與子事以分承之而歸於皆天也非人所能為也數句正意已盡矣匹夫而有天下以下乃推開以發明之局陣恣肆東坡隱

公論平王論因一人而雜論古事皆本此○傳子之為天與無異於傳賢之為天與故夏后殷周之奉天無異於唐虞之奉天非德衰也須認清賓主○前半言與賢與子皆天意後半言天與賢之時少而與子之時多總見禹之非德衰也○自丹朱至能為也七十四字一氣讀文勢如高江急峽奔騰莫禦○莫之二句泛論咏歎文勢浩蕩潑洄極其酣暢○繼世一段兼益伊尹周公為言然益之事已言矣故獨叙伊尹一段至周公又不復叙者以周公之相武王未久如益之相禹而成王之賢又似太甲故省文耳○益為主伊尹周公為賓仲尼又益伊尹周公之賓○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容可見文之變幻處○收應天與賢二句歸宗孔子對針人有言○賓主之法至此文而極或伸或縮或分或合不可方物○否不然也孟子或曰否或曰否不然語有詳畧耳○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今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按南河之南今偃師鞏縣及登封之西境是蓋舜所徙封之虞也陽城今禹州密縣及

孟子論文

卷五

〇十五

孟子論文卷五

登封之東北境是蓋禹所封之夏也箕山之陰當
依史記作箕山之陽今登封南境及伊陽古云伊
川者皆是亦益所封之伊也堯舜禹皆以冀州為
畿內故舜禹益所封皆在豫州避者去而歸國也
趙注云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
處也集注本之夫避天子位自盛德事固應從容
以禮為進退何至逃之無人之境如避兵避難之
藏形滅跡也哉○思其君而及其子曰吾君之子
也見禹德入民之深論其形迹似反賢於堯舜則
禹德未嘗衰也然要皆天也其實禹德未嘗賢於
堯舜亦未嘗衰於堯舜是孟子問答之意爾○漢
曆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
丹淵為諸侯丹淵所在今不可考蓋堯在位七十
年放齊曰允子朱啓明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
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
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久遠猶濶遠言
久近多少之相去濶遠也或曰久當作之字訛○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程二說各有得失不如以
經斷之經稱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
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

孟子論文 卷五

登封之東北境是蓋禹所封之夏也

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
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殷法則君薨之年而新君
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湯以元年十一月
崩言祠先王者湯崩踰月太甲即位特設祠禮奠
殯而告也言嗣王祗見厥祖者是始見祖也始見
祖明是初即位王位告殯為喪主也言三祀十二月
以冕服奉嗣王者湯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
也若中間間以二年四年則稱元祀稱三祀更不
可解然則孟子何以必言外丙仲壬也蓋古傳位
之法唯世與及殷尚傳及終殷之世凡二十八君
多傳弟者是則太丁而無弟則已太丁而有弟有
天下者非湯孫所能問也故孟子言之以明二弟
不立之故也趙氏以二年四年為在位之年則誤
矣為太甲立時外丙仲壬已死則當矣如程子之
說則仲壬凡也孟子何不先仲壬而次外丙也且
湯年百歲而崩以九十七歲生仲壬九十九歲生
外丙斷無此理也而其以歲為年之說則當矣今
從趙注之當者知外丙仲壬死于太甲未立之先
而參用程子以歲為年之說謂外丙方二歲蚤死
仲壬方四歲蚤死則一不悖于經二不礙于孟子

孟子論文

卷五

二十六

登封之東北境是蓋禹所封之夏也

三亦可曉然于太丁有弟不立之故而并不違于
殷家傳及之制是則持論之兩全者也○桐宮孔
傳以為湯葬地鄭元曰有王離宮焉閻百詩據後
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謂即太
甲所放處並非湯墓所在湯墓在汾陰亳縣北東
郭遂疑集注亦誤本書傳然杜預云湯冢在薄城
中魏王泰又云在偃師縣東劉子政博極羣書並
云殷湯無葬處是誠有如郭璞所云聖人久於其
位仁化廣及至于殂止四海若喪考妣故各自祭
醊哭泣起土為冢是以古帝王之冢所在互有者
安見哀帝建平元年所得之於汾陰縣北東郭者
之遂為是邪况經言營于桐宮密邇先王明於桐
墓立官使與先王比近也抑桐宮之放是伊尹不
得已之權也尹知太甲之不明出于習而非性之
不可教是以假諒闇之歲月乞先王之寵靈營于
桐宮清肅之地使絕遠其耳目近習而潛生其哀
敬悔悟然而遠離國都往居墓側其迹與放同故
亦稱放也○兩三年字上言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下言太甲於桐處仁遷義三年處仁遷義即在放
桐之時並非前後六年也當以於桐處仁遷義三

年八字為讀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八字為句以字
原自有力但言聽伊尹之訓已猶虛而無憑必有
處仁遷義之事方見其實故曰以聽也○自艾之
艾當訓為懲也創也頌小懲予其懲而後患箋
云懲艾也此艾訓懲也成王之懲懲在人太甲之
懲懲在己則有莽蜂辛螫於身者也禮表記以怨
報怨則民有所懲據此知太甲之自艾亦慄乎有
戒心也漢書淮陽憲王傳曰懲艾霍氏欲害太子
師古曰艾創也馮奉世傳曰羗虜破散創艾師古
曰創艾謂懲懼也據此知太甲之自艾亦痛懼也
艾字所以有痛懼之訓者豈以火灸肌肉故假借
得訓歟然則太甲雖悔過未必遽能處仁遷義其
間不可少一段自恨自痛工夫故曰自然自艾也
如但曰治也斬絕自新也若便能如此即可奉以
復歸於亳矣何待於三年耶

人有言章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

莘野二句連下非義
八句讀
先大聚說

山疊雲湧不足喻此
奇觀

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必說兩遍者非不能簡也刪去則氣促無一往縱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

此述伊尹欲從湯之言

排宕有勢

將字妙

反逼更緊

此是即上二條之言而推其意

耕莘辭聘其不割烹
不待言矣故單承應
聘三節斷之聖人四
句推開泛論却已包
括前二項在內
要字巧借妙即從論
語夫子之求化來

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自有莘起至伐夏救民句是辨無要湯之事却無一句說無要湯之事說得伊尹之身分高出處正則其誣不辨而自見作文要審上流能爭上流便有破竹之勢於此可悟此章以樂堯舜之道為主非義非道兩小段正形容其樂道有得處無割烹要湯之事意已可見下則叙伊尹歸湯實事至吾未聞枉己而正人段方駁割烹要湯之非此章文勢前聚論處極緊中間叙實事處舒徐後

幅駁論處跌宕歷落○叙尹實事或述其言或推其心而束之以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筆力千鈞○非其義也一連六也字囂囂然段一連兩哉字一往飛動超然莫禦○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伐夏救民是能正天下者也豈辱己者所能乎斷得嚴正○正駁論處忽又賜開筆泛說數句忽又掉轉歸題兔起鶻落亦係急脈緩受緩脈急受之法○聖人四句言外見得尹之耕莘辭聘固是潔其身即應聘救民亦是潔其身也上二句收上三節此四句又總收通章○吾聞未聞與人言相照○道義無大差別而必疊二句天下千駟亦然以至堯舜之君民下必疊吾身親見一句覺後知下必疊覺後覺一句覺斯民下必疊非予覺之而誰句皆無此即氣不條暢機不飛動也

元和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計其去湯都商邱三百三十五里是伊尹之卻聘使三次往來於三百餘里之遙也古聖人之去就不苟有如是者亦可知初再卻聘伊尹實不願仕

也至三往而後意改耳若詩大雅緝女維莘之莘傳以為大奴國此地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非伊尹所耕之地也○伊尹當初莘野農夫耳其實孰能祿以天下而與以千駟乎蓋孟子不過推其中所存以狀出行詎峻潔模樣勿認做真着呆相○方言云芥艸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趙氏讀介為芥故以草釋之而注治之然非古義也一介即一個也儀禮大射儀摺三挾一介鄭注曰介猶枚也介實一字乃隸體之變介音古拜反轉而為古賀反後人妄分介介為二遇古拜反者作介讀古賀反者作介誤也孟子其本字耳一枚之物不輕取與非必以草言且孟子立言必有典則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及少牢饋食禮下篇並云俎釋三個國語齊語云鹿皮四個是物數言若干介乃古人通語經傳明文豈有以草與人及取於人者乎○囂囂注本於趙氏爾雅釋言囂間也注云囂然間暇貌無欲則間暇矣○幡與翻同荀子疆國篇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注云反音翻翻然改變貌○知是全體覺乃知之

初苗人有不知，只為初時不覺，纔覺便知，覺如夢之得醒，醒後有知了，覺正知之，警醒處，故下單言覺。○數覺字皆同，不當生別解，但有既醒與醒人之別而已，知只是曉達道理耳，覺之所覺亦是矣。注以所當然所以然判知覺，恐不安。○伐夏救民是實事矣，非謂以伐救之事說之，乃是既說之而遂以伐救也。○潔辱之反，潔其身，即不辱其身之謂。○天誅造攻自牧，官昭三十一，年左傳曰：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杜注曰：攻猶作也。蓋攻訓治，故亦訓作。詩靈臺篇：庶民攻之。毛傳曰：攻，作也。梁惠王篇引此文，趙注曰：民竝來治作之。蓋即用傳義，而又加治字，以申明攻之所以訓作也。造攻猶造作。言天所以降誅罰者，由桀自於牧官造作其罪耳。○朕載自亳，朕伊尹自稱也。天誅桀于牧官，我起自亳而伐之。天誅自任，伊尹之風采也。○引伊尹訓節與上節一連看，言尹之要湯止說，得以堯舜之道要說，不得以割烹要，何者？尹嘗自言奉天伐罪，非我莫能為，語意似要然，畢竟是要以堯舜之道，不是要以割烹也。而注云：孟子引以証伐夏救民之事，則末節不幾於贅乎？

或謂孔子章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單就衛解對照齊主，省去一層煩文，仍以癰疽侍人雙縮作取，隱現出沒變化無端。

此章自以義命為主於衛主顏讐由雖彌子要以
 卿而亦不可得况主癰疽乎此言衛事以槩齊也
 是省文法下文舉孔子當造次患難之時而猶所
 主不苟以證之是進一步法末則泛論君子小人
 各從其類必無苟且相從之事是涵咏法○是無
 義無命斷制得極嚴毅何以爲孔子結束得又甚
 虛漾前後文氣各別文字固有先舒緩而後緊嚴
 亦或先急切而後容與所謂豐約之裁俯仰之形
 因宜適變者也

癰疽說苑至公篇作癰腫史記孔子世家作癰疽
 韓非子作癰疽字並是癰孟子作癰疑是假借字
 僖十七年左傳癰疽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
 薦羞於公杜注曰癰人名巫正義云周禮掌食之
 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疑癰
 疽亦雍人也癰讀爲雍乃其官也疽其名也癰疽
 寺人瘠環猶癰巫寺人貂矣○史記孔子世家孔
 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疑其與孟
 子不同其實無不合也孔叢子言讐由善事親其
 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于所

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讐由即濁
 鄒也顏讐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
 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
 因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讐由則讐由之賢亞於
 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于門墻固其宜也至涿聚
 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
 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讐由無豫
 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犁邱之役然則顏涿聚
 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以字音更不足
 信班氏人表顏讐由顏濁鄒兩見非也○得之不
 得之字猶與字月令參保介之御問與此同○無
 義無命二無字猶忘字言不知義命也上文禮義
 互文無義之義包禮字○命之當然處便是義如
 用舍是命則行則藏便義○不悅只是不爲魯衛
 所悅○司城不定是定子之官檀弓有司冠惠子
 司徒敬子鄭注云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冠至
 其子虎則亦以司冠爲氏見於世本司城貞子亦
 安知非以先世本官爲族氏者乎宋大夫皆無諡
 今據稱貞子即决非宋卿且司城司馬位並六卿
 貞子能亢桓魋以衛夫子自可迎來送往何須夫

子之微服哉孔子不得於魯衛在定哀之際宋之六卿未聞有貞子以賢著自辰佗彊大心之犇皇向二族分執宋政皆魁黨也無可為聖人主者且微服而過宋過者不留之辭則未嘗信宿而無所主矣史記孔子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漢書人物表有陳司城貞子是馬班皆以貞子為陳人左傳哀十五年陳有公孫貞子杜氏世族譜以為哀公孫司城氏通志世族畧有司城氏以為陳哀公子勝為司城因氏若然則貞子為陳卿且哀公之孫公子勝之子以官氏較然可考據僖二十三年傳楚人討陳之貳於宋知宋襄圖霸近宋諸國多服從者服從者必避宋諱其見於經傳者曹有司城哀七年司城公孫疆是也陳有司城此經司城貞子是也集注既沿趙注以貞子為宋大夫又引史記至陳主貞子之文強合二說遂使貞子一人半宋半陳未免進退無據○據史記陳世家懷公之子越是為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居三年復適衛湣公二十四年楚惠王滅陳弑湣公是歲孔子卒於魯然則陳侯名越又有諡趙朱以周為陳侯名者誤也周臣忠臣也國語曰忠信為周叔孫穆子

釋周爰咨諏之周也左傳稱楚子囊忠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商書太甲篇國風都人士篇及穀梁傳亦皆訓周為忠是則古人訓釋源流具見經傳今以周為忠正與下文觀所為主相合矣蓋司城貞子姓名不甚顯白於世而上文云微服而過宋當時萬章輩既不能詳貞子為何國人故孟子著此一句以明貞子為陳臣也○在上之臣以薦賢為職故古人多置人物簿平居錄其善狀至於當路則次第用之故人才無遺但在上之臣所薦或非其人尚可以謬舉為戒後來別薦舉賢才猶可以贖其過若在下之臣所主一非其人則終身陷於小人之黨谷永是也雖初之所主非人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此教人自新之路也前輩亦有寧身受惡名先主小人後正義自守者如陳了翁初因蔡卞所薦至其入朝後却每事力爭深排蔡黨不肯阿附雖然有了翁之志則可要之進身之初不可不謹焉

或曰百里奚章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_{○先○作○一○總○括}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不可諫四句。祇就去虞一邊作跌。先虛後實。時舉以下。再就之秦一邊。連跌兩層。由智轉入賢。係順行遞及之法。較上又變末。又用一層觀跌。解開自鬻筆。筆婉淡。幾於迎風而化之妙。

前二篇辨伊尹孔子之誣。叙事詳。議論畧。此篇辨百里奚之誣。叙事畧。議論詳。虞人節叙百里奚去虞之故。為下段張本。以下俱就其不諫上。看出他智。又從智看出他賢。來以賢智二字。斷定百里奚將智字翻作四層。將賢字翻作二層。翻智字四層。一層反。三層正。翻賢字二層。一層正。一層反。此是文法變化處。解鬻秦事。不作直筆。通以往復跌宕。流連想像之神。傳其神意。從智不智。再推出賢不賢。層層婉轉。步步虛活。在孟子文中。別是一種局面。別藏一番淡味。可愛也。○下翻駁處。止取一智字。一賢字。翻來覆去。自問自釋。如飛花舞雪。絕妙文情。○官之奇句。亦非問文。有此句。方見奚知其不可諫之根。○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一句。是此章骨子。下面反覆。只發明此句也。不智則必不能知。語默之宜。不智則必不能知。去就之分。不智則必不能知。與廢之機。於此既不然。則於彼自無不智可知。○年已七十句。見其閱世既久。見理必明。○論智四段。以前一段為主。而前一段又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一句。作下二段之案。然則四段文字。仍是一段文字耳。○論智四段。先說食牛

于主之事後說其智是用逆法論賢二段先說其賢後說自鬻之事是用順法文字極變化○論智處添一年已七十矣句論賢處添一卿黨自好者不為句皆增多多少色澤此文家縮添法也○屈產之乘乘只是馬以其可以為乘也四匹不必拘○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句去謂去位也之秦二字屬下讀方與史記所言虜晉走宛秦贖之授以政諸事自合○曾不知猶云設使尚不知○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故曰先去○楚國先賢傳百里奚字井伯楚人韓詩外傳百里奚齊之乞者也孟子明言虞人則謂齊人楚人者誤矣左氏勝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奚朱子已辨其非一人矣今以孟子書為主參以史記蓋奚知虞之將亡先去而之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是時屬楚晉之滅虞也齊霸將衰而楚方盛奚之走宛殆有意於用楚乎然以羈旅之人資用匱乏或出其餘智賤賣貴逐什一之利故孟子有舉於市之說說苑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使將鹽車之秦此說雖不足信然孟子明

言舉於市則將鹽車事固宜有之史記孟荀傳伊尹負鼎而勉湯百里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然則所謂飯牛者即其將鹽車時事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百里奚之食牛正舉於市之塙證矣其後不知以何事為楚鄙人為執於是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史記載其事曰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此乃當時實事也不然何以有五羖大夫之號至孝公時猶見稱於趙良之口乎媵臣乃託辭據左傳曰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是虞君且為媵雖謂其臣皆吾媵臣無不可矣楚人受秦五羖羊皮而以百里奚予秦是楚人固以五羊之皮當百里奚之值謂之曰鬻亦無不可然楚人鬻之非百里奚自鬻也後世傳訛因有自鬻之說耳○注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夫既曰虞人也址貫見矣曰不諫曰之秦行踪見矣曰年已七十齒見矣又曰舉於市仕官見矣所指之事亦已詳矣未可謂之無據也

萬章下

伯夷章 前叙後斷格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主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
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
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

為聖之清作叙案旁帶出清字

為聖之任作叙案正帶出任字

為聖之和作叙案暗伏和字意

為聖之時作叙案暗伏時字意

上曰孔子也此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下又曰孔子之謂穆然思畢然望多少沉吟

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

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

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

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

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合傳體也以孔子為主故論贊處專重孔子○寫伯夷就活寫出一箇清來寫伊尹就活寫出一箇任來寫柳下惠就活寫出一箇和來寫孔子止一仕止久速之無不可就活寫出一箇時字來可謂極力寫出矣○中間又加孟子曰此即史記中間又加太史公曰之法所本○伯夷柳下惠二節要看兩風字伊尹節要看一澤字夷惠以感化及人故曰風伊尹以功德及人故曰澤若孔子不言風不言澤便如太和元氣無處不周無美不備而元氣著于四時故形之以時○贊中以樂作喻以射作喻如此理題而不厭說理就譬喻形容全無腐氣○後二節文字共用十也字為句法上節猶係釋文之詞下即借此文勢句用也字一氣說下機調又別

非其君不事四句言其不輕於仕進也下言不但
 不輕於仕進即所居之鄉亦不苟下又言不但橫
 民也即鄉人亦不與處三層一層緊一層當約三
 句乃總証之○非其君不事二句正是亂則退治
 則進句乃陪說耳○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頓
 謂無廉隅也頓與鈍同孟子萬章篇云頑夫廉此
 說是也頑之義為鈍廉之義為稜稜則有隅角鈍
 則無鋒錐二者正相對○次節治亦進二句是承
 伊尹之言而狀其形天之生斯民也五句是述其
 言以明其有君即事有民即使之故末五句又因
 其言而推其心總是為有若己推納之心故欲以
 斯道覺斯民惟欲以斯道覺斯民故治亂皆進也
 ○三節爾為爾四句按上篇爾為爾上有故曰字
 是柳下惠自言也○第四節接浙而行毛詩傳云
 釋浙米也爾雅溘溘浙也孟子趙注浙清米也凡
 釋米浙米清米汰米瀦米淘米洮米漉米異稱而
 同事浙箕謂之箕自其方漚未淘言之曰清米不
 及淘杼而起之曰漚○接如曲禮接下承附之接
 言抄米於水取之也說文漚浚乾清米也引孟子
 孔子去齊漚浙而行今本漚作接所見本異也漚

之言竟謂漚乾之也今俗語猶謂漚乾清米為漚
 乾矣○遲遲吾行遲遲正是途上之景非謂去國
 之遲即詩所云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之意不脫冕
 而行言其義也遲遲吾行言其情也自不相碍○
 四節速者去之速也○金聲而玉振之注云先擊鐃
 仕者不止於處也○金聲而玉振之注云先擊鐃
 鐘以宜其聲後擊特磬以收其韻若然則當云金
 聲之而玉振之也於文方足如謂下有之字則上
 可省則下文又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
 者終條理也是可知玉振下必當有之字金聲下
 必不當有之字矣聲如字只謂發其聲耳振整也
 與振旅之振同之字即指金聲八音之中金石為
 重故特舉金以包衆音所謂金聲而玉振之者言
 鐘鼓雜奏而擊磬以統攝之也商頌鞀鼓淵淵嘒
 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集傳鞀鼓管籥作於
 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蓋鐘鼓管籥
 其聲元不相關各鳴其聲耳乃使衆樂相應和井
 然弗紊者磬之職也小雅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可
 見磬與衆音齊鳴而非祝故之類矣○始條理終
 條理終是成就之義故樂一成謂之一終始終二

字不必甚泥後先，只重在兼總條理上。音義云：始條理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今改始為治，則意尤明了。○聖之和譬鼓也，聖之清譬鐘也。聖之任譬管也，各成其聲，不可謂非樂，然比之合奏，衆樂而磬以整之，諧和雍雍，不亦有間乎？是孔子所以拔萃而獨立乎群聖之上也。○注所引兒寬之語，蓋本孟子此章而言也，未足以為樂經之證。○孔子之謂集大成，句為一頭，集大成也者，六句釋樂之集大成，始條理者四句，方合到孔子之謂集大成。○如三子則單得聖之一偏者，故只可謂聖之清者，聖之任者，聖之和者，不可專謂之聖也。獨孔子之時中為集大成，乃可謂之聖耳。○聖之事也，此聖字以聖之全體言，故三子不得與也。如三子則仍是屬智矣。○聖譬則力也，此聖字以地位言，故三子亦得與焉。○其至爾力也，二句上文以巧譬智，以力譬聖，此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則似所重者反在巧與上，喻意不合矣。王若虛孟子子辨惑載呂東萊策問進士云：孟子論孔子集大成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

智中，以智為尚，則害前說，以聖為尚，則害後說。是先儒於此固已致疑，乃尋趙注則經文兩爾力皆就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說，蓋謂三子所以能至者力也。三子所以能中者非力也，巧也。三子之力足以至，故不失為聖。三子之力不足，以中，故不能為時，改而為清，為任，為和，是不能以力中，而以巧中。趙氏所謂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是也。若孔子則至以力，中亦以力，不必以巧見長。此孔子所以遠過乎三子也。如此說，則與上喻意一貫，而東萊所疑亦不言而解矣。○孔子之時是箭箭皆中，紅心，三子之清之任之，和是一箭僅中紅心。

北宮錡章 通篇紀述格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班爵分叙，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于國中。

班祿先一總提作振
綱挈領之勢以下由
王國而侯國細細分
疏乃不散漫

大國次國小國百里
七十里五十里段段
提清次第不荷

三十三言文

卷五

班祿于國中統王國與侯國

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

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

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

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子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

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

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接解周禮

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
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
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為差

數典文難得有神有情首節數語感慨生情則通
篇生動○孟子之意不獨記叙班爵祿之制而已
也其正名分嚴體統防僭竊而戒併吞之意已躍
躍於言中入手諸侯惡其害己二句是一篇之脈
蓋因當時諸侯目無天子兼併列國故孟子因其
問而發之篇中連提天子四句見天子爵祿非臣
下所能覬覦者言其爵則位固不可干而公侯伯
子男亦截然有等威之有守言其祿則天子千里
而外分封之制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分其世
祿亦有不得而加不得而損之定額一篇俱是對

孟子論文

卷五

〇三九

孟子論文

針當時諸侯之兼併者說故語句極嚴峻結到耕者之所獲節不是但申代耕之義見得封建之制原本于井田封建井田不可不兼舉之意

周室指西周○子男一位畿外小國曰男畿內小國曰子其在夷服無大小皆曰子○君一位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並有六等○千里百里其算蓋以田起數也非限地而後制田算法方里而井則百井之地為方十里以上萬井之地為方百里之國百萬井之地為方千里之國山林川澤城郭官室不與焉漢儒三分去一之說蓋大槪言之耳○公侯位異而地同者公元非外諸侯之位如杞宋則以先代之後而為公也此稱公侯不數畿內之公若畿內之公則下文天子之卿是也○附庸不特以姓名通隨以貢賦附上故曰附庸也民功曰庸○天子之卿以班爵之數言之天子亦六等君卿大夫與三士而已所謂公者是卿中之尊者矣通言之亦卿之耳猶諸侯之卿通稱大夫也○注以元士為上士未確記云元士之地視附庸方伯湯沐之邑視元士注云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疏

引周官注云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春秋繁露言附庸受地之制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今曰元士視附庸即視此三等矣方伯湯沐之邑視元士者邑之大小亦有三等也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者始有之其餘則否蓋邑有大小猶諸侯之采地也尚書大傳言諸侯采地之制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是湯沐之邑及采地皆分三等矣采地受于出封之前魯之周燕之召衛之康滕之錯是也諸侯雖有罪削國其采地不黜所謂有采地以處其子孫也湯沐之邑受于有功之後魯之許田鄭之祊田衛之有閭相土之東都是也○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也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府者說文曰文書藏也是府以文書為主兼及器物器物或有或無文書無官不有古者書刻於木而契有左右一行於外一自藏之若今之案卷收藏此契者其人直稱為府史掌文書古之記事者稱史贊治

者贊佐也。佐此治藏之人，胥讀如諧，謂其有才智。爲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也。總之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號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府史胥徒可賦田，則授之田不可賦田，則給之祿。以百畝爲差，賈公彥所謂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是也。○糞字活看，猶言培養所得也。○上農夫食九人，云云，農之上中下亦在地之肥瘠不專因勤惰。○孟子之言班祿，與詩禮左傳論語多不合，非不合也。周之班祿有本制，有加禮。孟子於侯國君臣舉本制而不言加禮，所以抑七國也。於天子之臣舉加禮而不言本制，所以申王朝也。戰國時周王之國弱于小諸侯，七國之地盛于古天子，游說之士立談取卿相，或列爵爲侯爲君，商鞅封地十五都，田文致民六萬戶，此與古制甚悖。孟子欲撥亂世反諸正，則言之豈可以無辨。子產曰：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叔向曰：大國之卿田一旅，上大夫田一卒，此實周初之本制。與孟子之言相證，即周公封魯，太公封齊，謂地皆儉于百里，亦非孟子之虛言也。蓋周公太公皆封于

武王十三年大賚之時，是時房陳杞殷虞與二統，非王者之後，即尊屬也。爵皆公，齊魯康蔡呂霍豐滕，非王之母弟，即勳舊也。爵皆侯，公與侯皆百里也。百里之國本不足，以具千乘，迨成王之世，商奄滅，而以地予魯，八年又益以殷民六族，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於是魯地數百里，而賦千乘矣。蒲姑滅，而以地予齊，又使召公錫以方伯之命，賜之以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於是齊地亦數百里，而賦千乘矣。叔封自康，徙衛，錫以殷民七族，相土之東都，實亦在成王之世。詩書左傳之文可覆案也。然則國之大小不係于爵，王有慶賞則爲大國，齊與魯衛是也。王無慶賞，仍爲小國，魏與滕薛是也。春秋之初，滕侯薛侯朝于魯，西周之末，史伯比統公子子男，即因國小之故矣。魯論曰：伯氏駢邑三百，又曰：百乘之家，免餘曰：惟卿備百邑，此皆予以馭幸之制，非正典也。蓋先王之世，國雖極小，公侯必百里，子男必五十里，卿祿必倍大夫，此本制也。即孟子所言之是也。國雖極大，諸公不過五百里，諸男不過百里，卿大夫不過百乘，此加禮也。即周官魯論所言之是也。孟子欲救時弊，故皆以其本制言。

之而其實無不合也。至于王臣之祿，王制所述者，乃其本制。觀于元士之分有三等，附庸之地亦有三等，可知周之班祿無不相準。孟子欲入知尊王，故特就馭幸之典，恢大言之，亦周禮王臣出封加一等之義也。

敢問友章 四層遞卸格

友在德不可挾貴，以長與兄弟前後夾陪，若不分輕重，俟下面然後醒出主意來，最神變不測。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

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自孟獻子至友匹夫也，文機飛舞，自應用端嚴勁直之筆，以結束之，而未節用下教。上四語却是一賓一主，端嚴中又未嘗不流走也。

此章以友其德，不可以有挾為主。為當時諸侯王之友，士者發也不挾長，不挾兄弟，是伴說重在不在挾。貴一句以下引證不挾貴之事，一層深一層，亦伴說重在與共天位與治天職與食天祿三句方

是真友其德方是真不挾貴末節貴貴是伴說重
 尊賢○文境首一提後一束中間引證如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真神乎文者也○四段文字聯而下者法又
 下史公刺客列傳學此法乃其蟬聯而下者法又
 不同費惠公晉平公二段則於文首用二語接落
 至堯之於舜則即從上段文字之尾拖出而其拖
 出者又不同前文乃另開一意以為落下文心可
 謂矯變之極○孟獻子費惠公晉平公帝堯皆友
 德而無所挾者乃同一無所挾而人人寫得各異
 孟獻子之無所挾獻子無言與事可舉故寫五人
 此從對面照出也費惠公之無所挾則以師友之
 尊不敢下等臣列此從惠公自己口中說出也晉
 平公之無所挾則寫入寫坐寫食寫不敢不飽此
 從平公瑣事細細寫出也堯之無所挾則以其此
 館彼饗迭為賓主此從兩面交互寫出
 也○是天子是字與非王公非字應
 古人謂小功以下至無服之親為兄弟又以昏姻
 為兄弟二者兼說為是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
 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為友則不可謂我與
 彼為親姻而輕侮之過狎之也挾兄弟而問與挾

故而問相似○無獻子之家乃是獻子自無其家
 猶言忘富貴無言不挾也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
 也二句謂獻子之賢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二
 句謂五人之賢言獻子若自有其家則此五人者
 亦不與之友矣細玩亦字其意自明○費惠公非
 魯費邑之君也虞號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而滑
 國都於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
 滑國都莊公十六年同盟于幽滑伯與焉孟子所
 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費滑所都故稱費惠公
 猶稱魏瑩為梁惠王成公十三年傳晉侯使呂相
 絕秦曰殄滅我費滑蓋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
 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公六年傳屬
 晉者曰虛滑見成公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
 襄公八年傳蓋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為附庸於晉
 鄭故至戰國而鄭邲鄒費猶號小國之君也○事
 我者事字是師事之事非君事之事子思所謂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亦師事與此同○入云坐
 云云者指言如此之意○舜尚見帝四句蓋古書
 之文而孟子援作證也尚者上配也即尚公主之
 尚館謂詰舍而見焉聘禮公館賓賓避上介聽命

儒行孔子至舍哀公館之張儀如楚懷王虛上舍而自館之曰云云皆可證饗舜只是堯饗舜非饗於舜也帝館時堯為賓舜為主饗舜時舜為賓堯為主自是兩件故曰亦曰迭○其義一以天爵即人爵之實也

敢問交際章 逐層剝入格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

筆法如百丈游絲空中嫵娜

問者亦隨用嫵娜之筆却以斬截之筆答之

欲取故與亦文家常套妙在說得沉著痛快

萬章之問已逼到十分不可解處妙在解之絕不費力總是理真耳

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諫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奚不

幾番問答逼出此句

妙用、疎、宕、之、筆、使、之、自、悟、

放、活、逼、緊、

隨、用、進、一、步、法、引、

案、觀、托、

跌、得、醒、

游泳作取平淡之中
無形迹而有波趣迴
顧前文有竹窓日影
之妙

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
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
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通篇八問八答。前三問三答。言交際之不當却而
當受。以孔子受之為斷。中兩問兩答。言受交際之
不同。于受禦。以孔子獵較為斷。後幅三問三答。因
交際而言及孔子之仕。皆合乎道。終以孔子之三
仕為斷。要之交際原為行道計。若并絕交際一途
是無行道之機。故際可與見行可。公養並言。不能
見行可。則際可亦不可廢。至不能際可。則公養亦
不可廢。說到公養。不可廢。益見交際之不可廢。
孔子之仕也。以下。只就孔子論孔子。而自可廢。
只就孔子之仕論孔子之仕。而交際可知。水月鏡
花。味之無極。賓主之妙。至於此乎。○當時諸侯橫
征暴斂。其取之民也。猶如盜然。孟子率門弟子車

馬傳食。萬章於此。重有疑也。謂此不義之物。雖善
其禮際。不可輕受。不受之意。見橫塞胸中。而特以
師弟之分較嚴。語言之間有序。未敢陡然直入。故
先從交際何心。寬寬問起。孟子亦以恭泛泛答之。
此頭一層問答。雲程初步。造端甚遠。及轉問却之
不恭。孟子答其所。以不恭之實。以見尊者之賜不
可妄却。此第二層問答。仍在遠處立脚。萬章又轉
進一層。為心却之說。孟子因直舉孔子為則。凡道
交禮接。即可直受。何必為此委曲。暗昧之行。此第
三層問答。雖漸漸逼緊。却仍是前面寬步。至第四
層問答。承上交以道接。以禮辨明禦之受與不受。
極言濶論。以下陡然跌入盜民之諸侯。最為不義。
何為交之。即受。孟子言盜不可受。諸侯畢竟不是
盜。此第五層問答。方是本意。為正文後引孔子仕
魯事作陪跌。與前斯孔子句遙射成章。法淋漓酣
暢。實際已盡。如驚濤拍天。然則以下。又從孔子之
仕。作三層問答。而終証之以實事。隨便迴映。交際
間。間淡淡。如着意。如不着意。餘波迴繞。其妙不可
方物。

何心問其用心如何也○上卻之二字句言交際之餽或當辭讓不受乃有卻之為不恭之說何哉○禦是止人而奪其貨不授者則殺之注似主殺稍左○不可猶不可受引康誥是明不可二字○閔然無知覺貌○譏爾雅說文作慙惡也怨也其作譏敦傲皆假借○殷受夏十四字注為衍文非也康誥曰師茲殷罰有倫即所謂周受殷者也言誅禦之法非始於周而始於夏殷受此法於夏周受此法於殷雖三代之時直誅而不辭也魯語云魯大夫辭而復之注云辭請也不須請問極言其當討也於今為烈言今時先王之法雖多廢壞而此誅禦之法則功令煌煌在人耳目也禦既必誅如之何其受必誅之入之物乎○苟善其禮際矣禮際是熟語或釋為善其禮而際非是○比今之諸侯比駢也謂比駢而一一戮之○充類句言充盜之類至於義之盡頭處耳義是名義之義注深看恐失○獵較者蓋獵而較其獲多者并少者之獲一馬從二馬之類韓詩外傳秦之時以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而天下大亂○以漸正其本聖人事事皆然今就獵較一事言之未遽廢獵較且

先簿正祭器此則先正其本欲以漸止其獵較也○簿書簿字从艸音義云本多作簿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漢人碑版主簿字無从竹者簿勿同劉熙釋名釋書契云勿忽也君有教名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孔子未嘗為季氏之臣然季氏執國政而主持焉故仕稱季氏耳定公十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趙注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有此文而引之者今不可考哀公八年孔子反衛正值出公周旋再有所云為衛君子路所云衛君待子而為政皆在此時雖靈公至出公中間尚有蒯瞶及公子般師公子起三君而蒯瞶諡莊公般師與起隨立隨出皆不立廟諡則孝公必是出公矣諡法解無出出公者特當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反國稱後元年二十一年卒而諡為孝史不備耳經每有可以正史者此類是也但出公何得諡孝以衛拒蒯師是拒晉不是拒父及蒯瞶入而已出奔沒父之世不敢窺衛其心可

原其跡似孝故其臣諡為孝也○三仕名目似非孟子創語蓋相傳有此語耳可是許可之可

仕非為貧章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此章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為主仕非為貧也開口一句已將章末二句含起見得仕是要行道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以下只將為貧而仕者不過如此亦要如此則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者之可恥遂覺無釋悶矣通章不發正面只在低一層處說而正面自見○此章講者皆謂

位卑句一觀若承上若不承上妙妙

為為貧而仕者發非也孟子文字主意多在首尾今起云仕非為貧則是仕以行道為事故結云道

不行恥也自是一片中間為貧而仕却是陪說孟子

子正為當時竊位苟祿泄泄沓沓之輩托言為貧

而仕者發此議論若止為為貧者示以所居之宜

此於世道有何關係於人生大義有何發明而孟

子言之且其舉孔子為例也但言其為委吏乘田

可矣何又舉其稱職之言而述之乎○仕非為貧

也句重讀○娶妻二句喻意在正旨下又一法○

為貧者直貫至長而已矣為一氣引孔子正是抱

關擊柝榜樣也○抱關擊柝句且不必說到職之

所言正足證孟子矣。周禮遺人掌邦及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屬是其事也。孔子正為遺之官屬，乃稱季氏吏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為其屬故也。季氏吏亦魯臣，非仕於私家也。○苑囿，園人所掌，祇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楫，杙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史記謂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曰當而已矣，曰長而已矣，是餘無所用力，所謂職易稱是也。

士之不託章 逐層轉進格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

文妙於轉，此篇一路迴環往復，宛轉瓊瓏，欲吐還吞，乍隱乍現，令人尋味不盡。

只可此比

從餽字繞託字，周即餽，受賜即託。

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

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

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

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

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

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

卒字倒從無餽看出

二句斷繆公已伏堯之於舜一節

前犬馬畜役下，不曾

說完却補說在此此
虛實錯綜之法

未段慨然遠想言待
士固應如此

○言○文○卷○五
○特○注○此○意○
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
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
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通篇七問七答層層轉進有春雲漸展之勢○賜
有常祿餽不可常不常則賢無以養而不能久居
其國矣常繼一舉字來此處即有堯之於舜一事在
養字透出一舉字來此處即有堯之於舜一事在
矣必至再問始於正答養賢之道後復又挽轉子
思然後補還此義文情絕不直致○補還養賢能
舉之意并且補還前章非王公之尊賢句遙峰雲
連風帆飛渡情文相生之妙至於斯耶○士之所
以不託諸侯者士固賢者也賢則當盡養之道
而又當舉者也孟子妙在偏不如此說一則曰不
敢再則曰不敢一若士之至卑至賤者然
後一層一層轉出正意來蹊徑絕不猶人
託是寄食矣不仕而食廩餼也○毛詩標有梅傳
云標落也標乃芟字之假借莊十三年公羊傳曹

子標劍而去之之標亦芟謂墜落其劍於地也蓋
自上分而落於下為標自近分而屏於遠亦為標
其義可引申而見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自近分
而屏於遠也○北面誓首再拜周禮吉拜是拜而
後誓類凶拜是誓類而後拜則凡先誓首後再拜
凶拜之類也先再拜後誓首吉拜之類也吉拜拜
之常故主於受凶拜拜之異故主於不受○犬馬
畜役謂能養口體而不以禮也○不必作賤之注不
以人禮待己恐過當○僕臣臺見昭七年左傳○
以君命將之○後篇幣之未將者注將猶奉也詩曰
承筐是將○僕僕謂鞠躬趨數如僕從人狀○士
居人國以分則氓以德則賢君而氓之上不敢自
同於國君次何敢自同於臣職君而賢之
不惟當有養賢之禮尤當有舉賢之道

敢問不見諸侯章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
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

庶人分出市井草莽
兩種作縮染淡者令
濃

第一層出禮字

第二層出義字以下
二節發明往見不義之意
多聞即賢中之一事
恐文氣單弱故疊此
一句

此即子思之言以見
君之不可召士
委曲道破

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

此即虞人之事，以見士之不可應召

筆勢捷如健鶻，矯若游龍

此段推原，歸根禮義

解明實意，而本意自醒，此以不照應為照應者

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恐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此章以禮義二字為主前後照應作眼目義有斷制禮有節文如不見諸侯安於庶人之分禮也守其不可枉之節義也其實一而已矣○且君之欲見之也句平地生出奇峰一路嶙峋拔矯變超忽如挽弦弓如屈生鐵○文家有高聳之筆突然振起最有勝勢如且君之欲見之句是也文家有高一層作跌之法孟子文最多如此一落分外有力如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求與之友而不可得而况可召與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是也文家有頓挫之筆於一氣奔放中偏有迴瀾逆浪便不徑直如豈不曰以位三句是也○文家有玲瓏排蕩之筆一片空明曲折如意如公孫大娘舞渾脫如為其多聞為其賢云云是也○且君之欲見之節筆轉筆捷機勢甚緊自宜繆公亟見云云放開以緩之此造化之自然也○繆公亟見於子思齊景公田二處皆突接法又縱開法又此處是斷下而况可召與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是續乃斷續法○接引繆公處文勢緩了急跌出而况可召與拍回主上接引齊景公處文勢亦緩了急跌出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拍

到主上二處用筆甚緊惟其鬆緊合度所以操縱由我○引齊景公節全為非其招不往以跌出不賢人之招來乃意未說出而章因問招虞人何以孟子因答之且連類於庶人與士不免冷淡正文所以以大夫之招二句緊接上文急急跌入况乎方不喧客奪主甚為有力其尤妙處在士之招二句若有意無意游衍過去於前旁文既有照應又非另起一頭以碍正意真靈敏絕世之筆○引詩言作証安頓得妙○孔子君命召節於掀翻震蕩後又作一小挑剔正覺烟波渺然昌黎文收結往往往有此○自且君之欲見之也至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文勢縱橫如浪湧風生一處未平一處又起令人目眩心搖至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節則浪息風恬蕩蕩平流矣至然則孔子非與小小跌宕又平流中一迴波也○當仕有官職即傳贊為臣者反覆以應上文○隨問隨發隨引隨翻離合起伏倏忽飄宕烟雨千態雲壑萬狀不足以方其妙

不敢見說起。迨萬章再問，方就召之不往之故詳言之。○自且君之欲見至而况可召與為一段，言君之不可召，士自齊景公田至招賢人乎為一段，言士之不可應召，段落清楚，則文理明白。○主意是士不可應召，君之不可召，士乃不可應之，所以然也。○執贄請見，必由將命者傳之，故謂之傳贄。○繆公亟見於子思，句是屬己，然曰云云是屬最，後須分看如此，見於之見賢，遍反。○何如二字，繆公陽問友士之道，陰驕下士之賢。○古之人有言，五字句絕，古之人，端指人君。○事之是舉，古之人君於賢者其語如此耳。曰字云字可見，公羊莊公二十四年傳，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暇脩云乎，何休注云云乎，辭也。按云者，云爾之省，雖曰語辭，與單曰乎者自有別。古文冠曰字而履云爾字者，多例，此亦一例也。○將殺之下，當補死不敢往，意志士上省孔子曰，直接將殺之句，借夫子贊語，狀虞人耿介氣象，正見議論中叙事用捷筆法。○皮冠鹿皮製之，其度大於常冠。○大夫之招，士之招，不賢人之招，皆指招之之方，與下招字活用者不同。○以士之招，招庶人，以方言之，以不賢人之招，招賢

人，以德言之，况乎二字，只是深一層之詞耳。○不以其道，道者義也，禮也。○周道如砥，詩小雅，底作砥，說文，厂部，底，柔石也，重文作砥，並職，雉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底，實砥之本字，故禹貢，底，柱析城，漢書，底，礪其節，底，礪名號，皆以底為砥，今坊刻經文，多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遂誤音，如郎，并詩之砥字，亦或誤為郎音。

一鄉之善士章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通篇四層遞進，前三層平列，後一層頂上跌落，換一文法，文便錯綜有勢，尚友二字，仍繳上節三友

三層皆實筆勢嶙峋

字收束極緊

此章是教萬章以論古蓋萬章平日好尚論古人而大抵博觀雜取未能詳核本末則與古人全無涉如前論堯舜禹及伊尹孔子百里奚之類皆是也故孟子即舉友今人之道以明之謂必己所立者高然後能友鄉國天下之善士今人且然况欲尚友古人而可無卓識乎旨意歸重尚論前節只引起末節耳○鄉國天下就其善所及之廣狹以分高下一鄉之善士而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而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而友天下之善士句句相對無輕重大意言必得其與已相頡頏者以友之耳據注盡友句則下善士但泛指善類恐不當說者又釋一鄉一國之善士為鄉選國選之士則於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不通既呼為天下之選則已居第一他復有其堪可友者乎○未足謂意猶未滿足也非以多少言注所友眾向未安病起前節注盡友句○諷誦亦可云讀而讀之義不止于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詞讀乃得其義蘊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則互文見義也

齊宣王問卿章 前後問答中間一折格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

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

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

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去。

此篇看他議論叙事處將孟子剴切陳詞宣王逆耳含忍情事曲曲傳出說反覆何等積誠感動說不聽直是無可奈何說到易位則去亦是所遭之變議論之剴切如此寫勃然變色寫色定後問叙事之委曲如此○反覆二字最要緊未曾反覆以諫遽易其位是賊也未嘗反覆以諫遽去是怒也

前後二段相對於中間夾一奇峰怪嶺寫得岌岌震動遂覺異樣生色

孟子之言，故自斟酌，貴戚之卿，其任尤重，故以大過而言，此非小過不諫，而舍不必之意，且下文易位全在大過上，則小過之諫不諫，何用覈論。○注無可去之義句，恐大迫切，本文只大概說不同之意耳，不當泥說，後注云不可以執一論得之。

受乎曰曰王成吳也王問曰曰不嫌不以五德王也
 曰不同有貴親之嫌有異於之嫌王曰請問貴親之
 齊宣王問曰孟子曰王何謂之問孟子曰問不同也

孟子論文卷之五終

孟子論衡卷五終

